

七等生小說中的特異修辭

王靖丰

摘要

歷來研究七等生小說的學者，多被他小說中晦澀的文句、混亂的情節、獨特的形象所吸引，尤其他們對於小說中的怪異的人物多所著墨，探討其中的象徵意義，也能利用中西方理論來作分析，成就相當可觀，而對於修辭的研究則較為貧乏，有鑑於此，本文擬透過修辭學的新角度來對七等生的小說作一初步探討，以期找出七等生的特異修辭，發現他的藝術風格。

惟因修辭學領域甚廣，是一門綜合性的「邊緣科學」，本文主要選用黃慶萱《修辭學》中所列的修辭格，挑出七等生較為特出的幾個修辭特色，透過譬喻、摹況、夸飾、轉化、倒反等五個修辭格，來分析其特異之處，而這也是本文的重心所在。

七等生是一個相當勇於創新的作家，所以他的修辭手法往往能獨樹一幟，不落俗套，創造出自己的風格，寫出自己的味道，七等生認為他的作品是有自我藝術風格的，有其個性在，而我們從修辭表現也不難發現，他在文學上的開創，使讀者重新思考、解讀，感受不一樣的修辭風格，而這正可以說明其藝術價值所在。

關鍵詞：七等生、修辭

一、前言

七等生的作品形式怪誕，文體奇特，且晦澀難懂，連情節內容都很怪異，劉紹銘說他的作品是「小兒麻痺的文體」，句子不能孤立地站起來⁶¹，施叔青更說「如將七等生所有作品改為七等生譯，大概不會引起太大的疑惑。⁶²」但是，這其實就是七等生的特色，研究七等生的作品，可以粗分為兩條路線，一是從文章修辭、文體來作討論，一則是從文章意識、象徵意義來分析。

大部分的學者是從第二條路線來作研究，且都有相當高的成就，尤其在《火獄的自焚》一書就是輯七等生小說論評的重要參考資料，其他例如楊牧《七等生小說的幻與真》，就是第一篇對七等生的著作中，將幻想與現實的交錯運作做深入評論者。呂正惠的《自卑、自憐、自負——七等生「現象」》，就從七等生幼年家境的卑微，以及成年後的不幸來分析作品。高全之的《七等生的道德架構——從作品人我關係、兩性關係來討論七等生心理特徵》。更有學者的針對其單篇小說做研究，以存在主義代表作《我愛黑眼珠》為例⁶³，就有洪銘水的《我愛黑眼珠》的道德挑戰，討論李龍第愛情觀的象徵意義，是對生存意義的檢驗及兩性關係的解放。黃克全的《恐懼與顫怖——論七等生《我愛黑眼珠》中李龍第生命信仰之辨證性》，以李龍第生命信仰的絕對性、非倫理性來說明其捨棄妻子的行為。陳明福的《李龍第：理性的頹廢主義者——再論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從洪水形成的「鴻溝」象徵新舊的理念出發，以分析李龍第的哲學觀。周寧的《論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李龍第的信念與本性》等，從李龍第的現世哲學和雙重人格來解讀李龍第的怪異行為，七等生作品的評論相當多。

至於從第一條路線，分析七等生的作品文體、修辭技巧的專著卻不多，根據廖淑芳的說法，研究七等生獨特文體迄未有較全面的討論出現，目前筆者所能找到的研究專著也只有廖淑芳的《七等生文體研究》，然此書是從措詞、句法、章法來分析七等生的文體特色，透過句子的結構、文法、詞彙運用來討論，例如「為時半句鐘的交通阻塞這時候終於暢通了。」(橋)這句話，廖淑芳就專從時間單位「句」字研究，分析其與「點」字的用法關係有何異同，來說明七等生創新詞彙的特點，是從文句結構分析，然此句僅一般的描述語，故跟我們從特異的語言表達效果、探尋生動奇特的藝術方法是不一樣的，故本文不選錄，又如「就舉起一隻痛苦的手臂搖晃了一下，他望著她的痛苦從那舉起的手臂溢出流進黑暗中。」

⁶¹ 摘自張恆豪編：《火獄的自焚》(台北：遠行出版社，1977年)，頁40。書中見劉紹銘《七等生小兒麻痺的文體——內文言不但句子如此，他的「短篇」也如此。單獨看他一兩個短篇，你的感覺仍是「驚奇地互相看見」。

⁶² 摘自何欣著：《中國現代小說的主潮》(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頁107-112。

⁶³ 參李冀燕等編：《台灣文學》(台北：萬卷樓出版社，2001年)，頁66。書中見林淑貞《台灣文學特色與作品舉隅》一文中提到存在主義曾在台灣風行，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是典型的代表作之一，發表於1967年，描寫李龍第在洪水氾濫時救助一病弱的妓女，妻子絕望欲溺水過來，反被洪水沖走。敘事中的水淹城市，情節如夢似幻，讓人覺得既虛又真，是以超現實的手法來敘述，這一篇短篇小說是七等生以存在主義的思路來反省存在的價值及環境變遷後，是否仍有責任與義務的課題。

(初見曙光)是特異的轉化修辭，具有作者獨特的想像力，然廖淑芳在轉化修辭中並未收錄，其論文言及於辭格多僅作平面性的分析，於七等生奇特的想像未能進一步分析，概言之，前者重外在文句構成的合理性，後者重內在意象塑造的特異點，所以雖同與修辭研究有關，但二者角度相異。是以本報告擬單從修辭學的特殊刻畫作探討，並從修辭格的研究進一步探求其與作者心理的關係，期能更了解七等生修辭手法的特異處。

在七等生的小說中往往有運用一些特異的修辭，表示七等生也是一位相當有個性的一個作家，有自我的風格，所以有很多學者、作家除評論七等生的人物和情節外，也會討論七等生的語言形式，張桓豪在《削弱的靈魂》一文就說：

七等生的著眼點自不在於現實表象的反映而是揭露內心的感應。他苦悶的象徵，乃在於人心中自然性與社會性的衝突和抉擇，他藝術的奧秘，及對於小說節奏的追求及語言脈動的講究，並且其寓言的型態、象徵的涵義、人名的隱喻，以及文字句法，可說都是七等生小說形式中饒富情趣的⁶⁴。

我們分析其修辭必然也面臨了他小說形式上的特徵，楊鴻儒《當代中國修辭學》中提到，修辭所運用的種種修辭手法，目的不是為了自我欣賞，而是為了使人能了解作者所欲傳達的理念，而為了能提高語言的說服力、表現力，引起一定的反映，這才是修辭的功效，而修辭的藝術表現更代表了作者的立場、觀念思想、風格等，所以我們從修辭學的角度來分析，除了能找到七等生小說中奇特的文句，還能發現七等生理念上怪異之處。

七等生修辭手法的特異之處，從「新」和「奇」兩方面來分析，七等生常能不入俗套，運用創新的思維，並能用奇怪的想像力來寫作，他所呈現的風格可以概分為怪異跟詭異兩個方面，七等生有很多修辭格相當具有創意，有些是令人匪夷所思，有些則是詭異恐怖，在諸多修辭格中，我們整理出譬喻、摹況、夸飾、轉化、倒反五個較具代表性的修辭格，其中譬喻、摹況、夸飾、轉化的特異修辭例數量較多，而倒反用例較少，但仍值得我們去留意。

從修辭的分析其實是可以看出一個作者的特點所在，進而可作為賞析作者思路的一個重要切入點，通常人們都說七等生是隱遁性的作家，關於他的創作理路的轉變，葉石濤有精要的見解：

他的創作從初期的「理想世界」和「現實世界」的強烈衝突，進入內在的反省，轉而經由全面的批評，追求自我的實現，最後逐漸加強社會性觀點，注視現實社會，發掘現代社會的病灶，有逐漸擺脫隱遁性的傾向。七等生的小說，最能表現台灣社會的虛偽和墮落，染上六十年代社會黯淡憂鬱的色彩⁶⁵。

⁶⁴ 摘自鍾肇政編：《台灣作家全集 短篇小說卷別冊》(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年)，頁151-154。

⁶⁵ 摘自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綱》(台北：春暉出版社，1999年再版)，頁129、130。內文言及

由於從詞格可以來探討作者的心理活動，以及其引起讀者的反映，所以從七等生的特異修辭，除了分析其風格之外，我們可以進一步研究七等生的批判色彩。

（一）特異的修辭義涵界定

「特異」一詞一般的解釋，「特」是特別、不普通的，「異」是奇怪的、與眾不同的，合起來就是特殊的意思。在文學上來說，就是作家的散文構思呈現新奇巧妙的風格。因此筆者以為特異一詞的重心就在於「異」，要能寫出怪異、奇異的感受，如此才能展現作家特有的風格。

風格是歷史的產物，是創作經驗積澱的結晶，是作家在長期文學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所以說風格是作家從創作內容到形式的一般特徵，從創作思想到表現手段和技巧的特性的總和，儘管每個作家的散文在具體的選材和表達的方式上有差異，但李光連以為就表現體系的總傾向來說，卻有一致性的一面，個性鮮明的作品有其統一的風格⁶⁶。風格有的淡遠、有的勁健、有的冷俏、有的雄渾、有的纖柔等等，在中國散文風格中，意近同於「特異」一詞的就是奇詭，奇詭就是奇特詭異的意思⁶⁷。而事實上奇特詭異也正是七等生小說的主要特色之一，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範疇亦在此。

范培松對於「異」有進一部的見解，於「示異術」一文中他以為「異」就是個性，「異」就是特色。示「異」可以幫助作者抒寫有個性有特色的情感，從而使散文魅力無窮。因此，在示「異」上下工夫，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散文創作中，要寫出事物的特殊性，可以借用恩格斯說的一個詞，就是要寫好「這一個」⁶⁸。范氏更云寫「這一個」，還要融進自己的感情，這些感情是作者特有的、獨有的，是誰也不能代替的，且散文短小，沒有很大的篇幅讓你充分展開，也沒有充分的迴旋餘地。因此，散文寫「這一個」，寫「異」，寫事物的特殊性，常常在幾句話，甚至一句話上就見分曉，因此寫作就要能脫離按照正常的邏輯推理演變，脫離常規，甚至抓住一些荒唐的型態來書寫，效果常常較好。所以「異」，可以分兩方面來探討，一就是要寫出不一樣的感受以求「新」，這是作者所獨有的，另一就是要寫出特別的感受以求「奇」，脫離一般常理描述。

綜上所述，要達到「異」的效果，呈現作家特有的風格，就要寫作勇於創新，

一九六九年從林白出版社上梓的「僵局」是他第一本短篇小說集。七十年代是他創作的顛峰時期，有「放生鼠」、「巨蟹集」、「離城記」、「我愛黑眼珠」及長篇小說「沙河悲歌」等共十多本。

⁶⁶ 摘自李光連著：《散文技巧》（台北：洪葉文化，1996年），頁314、315。內文亦言風格是成熟的標誌，「是藝術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藝術可以向人類最崇高的努力相抗衡的境界。」（哥德自然的單純模仿 作風 風格）一切優秀作家的優秀作品都有引人注目的風韻神采，一切作家都把體現創作個性風個的形成，當作自己藝術實踐所努力追求的終極目標。

⁶⁷ 摘自同註三，頁340-342。內文言及劉熙載在《藝概 文概》中，評《莊子》文「意出塵外，怪生筆端」，又說「其文一何詭（奇異的意思）。這都是指奇詭風格說的。

⁶⁸ 摘自范培松著：《散文瞭望角》（台北：業強出版社，1993年），頁118-131。內文言恩格斯的原

話是：「每個人都是典型，但同時又是一定的單個人，正如老黑格爾所說的，是一個『這一個』。」恩格斯《致敏娜 考茨基》這主要指文學作品必須寫出人物的典型風格。

且能出奇制勝，要向「新」跟「奇」兩方面來努力，於此為方便說明，我們可以把「新」定義為開拓新的構思，突破藩籬，「奇」則為避免俗套，要多出奇思令讀者不能預擬其局面。而二者的效果是可以並行不悖的，是能同時兼用的手法。而作者運用的修辭手法，能表現新奇的「特異」風格，呈現作者特有的個性，這種修辭手法就是「特異」的修辭格。

二、七等生修辭特色

(一) 譬喻

現舉一些實例說明：

1.	有時他會注視牆上孫中山的遺像良久，直到感覺自己的臉部像孫中山先生那樣嚴肅為止。(散步去黑橋)
	說明：相當有趣而奇怪的比喻，將注視相片的人臉比喻為照片典型人物的表情。
2.	「天」看起來就像瞎子的眼睛，有眼白沒有眼黑。(跳出學校的圍牆)
	說明：把天比喻成瞎子的眼睛，想像奇特，有批判、貶抑「天」的意味。
3.	她說他喝醉了，於是他稍微清醒起來，好像和他說話的人聲是一份清醒劑。(初見曙光)
	說明：把她的聲音比喻為藥，比喻為一份清醒劑。
4.	那根白銀鑄成的鐘擺，在暴亂過程中獨自跳往一張砍截了一角的茶几上，像一條被吃盡了肉的魚骨。(木塊)
	說明：將鐘擺描寫成一支魚骨頭，相當奇特的想像。且「砍截」一詞的使用也相當奇怪，當是七等生創用的詞彙。
5.	當那隻滑稽的棒子在玻璃上掃劃雨水之後，那張帶眼鏡的臉孔肌肉像被硫酸蝕著，不斷往下滴落。(天使)
	說明：雨刷掃洛汽車玻璃上的情況，被比喻成帶眼鏡的臉孔被硫酸所侵蝕，比喻相當具有創意，也很怪異，好似毀容一般的景象，有令人恐怖的感受。
6.	這些文字被妳應用起來，就像是你撐握著皮鞭抽打在他赤裸的背上。(天使)
	說明：把文字運用比喻成抽打在背上的皮鞭，也是令人驚異。
7.	就為了這句話，手指像刺穿一層薄膜，終於算是把一切洩漏出來了。(慚愧)
	說明：將洩漏出來的話喻為被刺穿的手指流血一般，奇特且有血腥味。

8.	那種精湛如葡萄汁的思想奉你為王子。(初見曙光)
	說明：把精湛的思想比作葡萄汁。
9.	彷彿一個軀體蓄意要擠進另一個軀體，情勢變得愈來愈急迫。(銀波翅膀)
	說明：作者把緊張的情勢形容為兩個軀體要擠在一起。
10.	他的臉縮成彷彿一個曬乾的魚頭。(同鄉的人)
	說明：屬作者怪異的聯想。
11.	看到那座通往樓上的木梯，像是一條通往黑色天堂的通路。(天使)
	說明：把樓梯比作通往黑色天堂的道路，而「黑色」似乎作者另有所指，因一般天堂是用白色來示其潔淨，令讀者費解。
12.	他用著像破碎珠子的眼睛鑑別著各類黃金。(鬮浮)
	說明：像破碎的珠子的眼睛，有肢體殘缺的聯想，令人有恐怖的感受。
13.	他那個細長頸上的頭，在夕陽最後的暉照下，像一個低垂的熟黃的果實般要掉落下來。(迷失的蝶)
	說明：把人頭描寫成果實，且要掉落下來一般，是奇怪的描寫。七等生對於人的身體描寫，常有怪異之處。
14.	被做為防風林的木麻黃被砍成像個淒慘的爛鬼頭般排站著。(散步去黑橋)
	說明：把木麻黃形容成淒慘的爛鬼頭，相當詭異的刻畫。
15.	這座空洞的屋子模樣像骷髏頭，好像還留著死者最後一刻痛苦悲憤的表相。(天使)
	說明：把屋子描述成骷髏頭，也是很詭異、可怕的聯想。
16.	那些交閃變幻的影子，像實體與魂魄的撕扭畫像。(林洛甫)
	說明：七等生把兩個男人打鬥的畫面，比作身體跟靈魂的纏扭，相當具有創意。七等生的小說作新奇聯想的修辭很多，但是我們發現七等生的詭異描寫也很多，是其特色之一。
17.	那木幹電桿的裂縫流出黑色的焦油，有如一顆鑲嵌的，永遠擦不掉的濃密而黝黑的淚珠。(迷失的蝶)
	說明：電桿被擬人化，把從電桿流出來的黑色焦油，比為淚珠，然黑色的淚珠讓人驚恐之感。
18.	然而那黝暗、陰深、紛雜的綠色中，卻莫名所以所冒出一支黃色雛菊也似的幼嫩花朵，正如有人在夜間慣常燃亮的昏黃小燈一般的曖昧氣氛。(老婦人)
	說明：把幼嫩花朵似的黃色雛菊描寫成具曖昧氣氛的昏黃小燈，讓人有一種奇特的感受。鋪陳特殊的氛圍是七等生特異之處。

19.	那些石頭長著綠苔的鬚根，猶如人們的頭髮包繞著頭顱。(來到小鎮的亞茲別)
	說明：把一堆石頭比喻成一顆顆頭髮包繞的頭顱，相當奇特、詭異。
20.	我回到租居的斗室依然還是像一個蠢物般生活著，不久，我漸漸感覺到我的身體像被一種無形的網布纏繞著，越來越緊也越厚。(我年輕的時候)
	說明：一般人是把房間的封閉感比作監獄，而七等生把居住生活的房間束縛比作會纏繞人的網布，且越纏越緊，令人有一種壓迫感，相當奇特。
21.	整個學校，好比是一部汽車，在這個時候，在這個時候，請了一位新司機，這完全是欺騙人的，那部車早就有問題，那個方向盤早就固定死了，又不能動鉗子，把銹打開。(跳出學校的圍牆)
	說明：七等生把學校比作方向盤被固定的車子，只能朝固定的方向跑，這是相當奇特的想像。
22.	末節的車箱有如強拖過去的踉蹌而無奈的孩子。(慚愧)
	說明：把最後一節車箱比作被拖走的小孩，這是相當奇特的想像。

七等生的修辭有共通特異之處，這些我們在結論處會作總分析。譬喻修辭是七等生最常用的修辭格，七等生運用特異的譬喻修辭，最多的情況是把場景的詭異氛圍營造出來，並給人喚然一新的感受。比較值得一提的是七等生還有運用「比喻式調侃」，王一川以為所謂比喻式調侃就是以神經而莊嚴的東西去比喻(如明喻、暗喻和轉喻等)低級或卑俗的東西，即屬於比喻式調侃⁶⁹。如在例 1.中，七等生把人比喻做孫中山先生的嚴肅。王氏也說這種比喻式調侃顯示了調侃者豐富的想像力和漢語形象才能，足見七等生想像力和文字運用之精熟高超。

七等生怪異的聯想比喻另一個怪異點，就是它會用奇怪的形體去比喻小說中的人物，例如例 10.、12.、13.，分別用曬乾的魚頭、像破碎珠子的眼睛、要掉落下來的頭來寫人的器官，有一種不完美的殘缺意象，甚至是恐怖的感受，七等生所使用的奇怪喻體是相當奇特的，我們從心理作進一步分析，以故事人物來說明，這想必是跟作者刻意營造的人物形象有相當大的關係，這些形象多是苦難的角色，黃阿水、亞茲別、李龍第、晴子、魯道夫和李文龍等人所處的社會，當然不會是什麼十全十美的社會，作者塑造的這些人給人的感覺都是與社會格格不入的，都是苦難的角色，黃浩農在《隱遁者的心態》以為除了阿水、亞茲別等受苦的角色外，更明白地說：

⁶⁹ 摘自王一川著：《漢語形象美學引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初版)，頁 204-209。內文亦言比喻式調侃，往往表現為以雅喻俗或以俗喻雅，分別達到化俗為雅或化雅為俗的目的。而調侃式語言具有顯著的修辭功能：一是使說話人自己或聽話人在俗人亂道中享受到言語的狂歡，二是對被調侃對象——官方化語言和精英獨白(指一體化、絕對化或僵化弊端)產生消解的力量。

七等生其他大部分作品的主角，都是在最後被迫走上隱遁和追求個人自由的途徑。他們迫使讀者去發掘人類的良知。作家七等生就是那樣悲憤的將一個個「為人漠視和冷落」的苦難角色呈現在我們面前⁷⁰。

七等生刻意營造那種在僵化社會中求生存的苦難人物形象，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可以說七等生的文體澀硬，他所塑造出來的苦難角色的形象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二)摹況

現舉一些實例說明：

1.	那間昔日的西藥房，以腫脹的姿態聳立於我的眼前。(我的戀人)
	說明：西藥房用「腫脹」來摹寫其姿態，相當具有創意，給人新奇之感，兼具轉化之妙。
2.	現在他們背著月光，這兩位礦警好像認真地在殘踏著自己的身影。(賊星)
	說明：此例描寫也很妙，兩個人在認真地踐踏自己的影子，「認真地」令人有趣味之感。
3.	潦草掩埋的屍體首先很驚駭人地從沙土裡露出半截纖白美麗的腳指，凸面光滑的指甲中央有著一道閃亮的光輝，那瑤瑯質的東西，似有意而自然地排列著三隻顯目的貓眼。(阿水的黃金稻穗)
	說明：把屍體的指甲描寫成三隻貓眼，這是相當奇特的描述。
4.	她們穿著薄而透明的絲衣，要比一個胖肚的商人更狠辣地燃燒這之苦鬥的巨獸，使那巨大的頭額焦爛，眼球爆裂，變成獨眼和殘傷地哀鳴起來。(放生鼠)
	說明：七等生把妓女描寫成讓布龍頭額焦爛，眼球爆裂，變成獨眼和殘傷地哀鳴的原因，是相當奇怪的想像。
5.	朱礦警笑起來，聲音很清晰，像鐮刀連續地割斷寒草。(賊星)
	說明：這一句是屬於聲音的摹寫，兼用比喻修辭，七等生對於聲音和嗅覺的特異修辭很少。此例是把聲音作鐮刀割斷寒草，相當奇特。
6.	但他的臉是消瘦的，眼睛深陷著成為兩個窟窿，從那片暗影投出兩道銳利的光芒，站在門外注視她。(迷失的蝶)
	說明：詭異的摹寫，把人描寫成骷髏一般，還望著人，七等生小說的一個特異處，就是瀟灑著詭譎的氣氛。

⁷⁰ 摘自同註二，頁 199-218。內文引自黃浩農《隱遁者的心態》，文中亦言及七等生小說中許多人物都採取了用各種反社會行為，攻擊現存的社會秩序，和退出社會，隱匿避難兩條路，這是由於他們不肯妥協，沒有能力為社會創造新的行為方式而為社會接納，另一方面他們又酷熱愛生命。

7.	一位依憑在對面一扇敞開的門邊的女人正在盯著他，那似乎是打著訊號的紅衣和臉上勾媚的陰影使他殘喘不安。(木塊)
	說明：同樣的，此段描寫的人物也給人詭異的感受。七等生刻劃人物往往有特殊的形象，有時刻劃如鬼魅陰深，有時寫形體怪異。
8.	太陽光給每一朵雲塊的邊緣都染上凝血的色澤。(木鴨 沙馬蟹和牛仔的故事)
	說明：這是詭異的描繪，陰森可怕。
9.	皮肉一度曾被縫補，彷彿一座翻模不慎的銅像，在那缺口的地方加以袖綴以免露出裡面的空洞。(訪問)
	說明：七等生寫市長左耳下的疤痕，寫成像為避免空洞的縫補，這空洞一詞於此似乎另有所指，此比擬相當奇特。
10.	我像有另一對眼睛看到我過去的形體，它在時間的流動裡行走，我清楚地窺見到那行走的陰沉姿態。(我年輕的時候)
	說明：七等生回想過去，看見以陰沉的姿態行走的自己，這也是相當奇特的描寫。
11.	雖然那些令人煩躁的聲音不斷地滾盪到室裡。(蘇君夢鳳)
	說明：七等生對聲音的特異描寫較少，此句的特異處是詞彙方面，「滾盪」一詞相當奇特。

生活裡的景象是多樣的，不管是聲音、形象等，有時能夠感動人們的心情，甚至激發強烈的感情，劉勰在《文心雕龍 物色》中說：「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留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婉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可見古人對此修辭方式是相當重視的⁷¹。

七等生的觀察能力相當敏銳，故能維妙維肖地描寫出來，使讀者能產生實感，感到生物的生動，彷彿身歷其境，在思維裡形成鮮明的形象，例如例 1.和例 2.中，例 1.用「腫脹」來形容房子，用詞雖然奇怪，但是特徵卻很鮮明，例 2.中寫二人夜晚行進的情況，七等生寫成認真地踩影子，極具趣味和臨場感。

此外，七等生刻意營造的詭異色彩，在摹況修辭中最为明顯，如例 6.、例 7.、例 8.，所呈現的意境是相當成功的，讓人有身入其境的恐怖感受，他把描寫形象的色彩，明確刻畫出來，帶有明顯的強烈色彩，且七等生對於人物的摹寫，也是相當值得探究的，瘦弱且陰沉灰暗，根據楊振蘭《現代漢語詞彩學》分析，一個形象的色彩形成有三，一是客觀形基礎，二是語言基礎，三是心理基礎⁷²。七等生正擅於透過心理主觀的聯想，顯示其獨特的心理情感色彩，這種內蘊色彩相當明顯，筆者發現七等生作品對深色系常情有獨鍾，常給人一種沉悶、黯淡的感覺，在他的筆下，作者塑造的人物亦常常只是存於社會邊緣的小角色，葉石濤也說七等生所描寫的是我們現代人心理的悲劇

⁷¹ 摘自楊鴻儒：《當代中國修辭學》（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7年），頁 241、242。

⁷² 摘自楊振蘭：《現代漢語詞彩學》（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 84。

⁷³，而這種人物性格多為人解讀是七等生刻意描畫的隱遁、消沉色彩。

(三) 夸飾

現舉例說明：

1.	天空黑得像要蹋下來似的。(跳出學校的圍牆) 說明：奇特的比喻，七等生有些夸示修辭格讓人難以聯想，超越我們一般的想像空間，並有壓迫感。
2.	我看見那些鬼星星時，都要傾斜偏仰著頭部，害怕打到星星黑黝黝的天蓋。(跳出學校的圍牆) 說明：形容人物走路怕撞到「天」，而要彎曲脖子行進，這是相當奇怪的描述。
3.	我俯視運動場，及四周校舍，那時幾乎連一個鬼都沒有了。(慚愧) 說明：一般形容週遭無人，我們常見是用「連一個鬼影都沒有」，但是七等生卻用「連一個鬼都沒有」，相當奇特。
4.	而我的心似乎並不在我的心原來的地方，它在橫隔膜以下。(來到小鎮的亞茲別) 說明：一般來說，描述緊張、恐怖時，往往是寫心臟快要跳出來了，往上跳出，但七等生反寫成心臟在橫隔膜以下，是往下掉落。相當奇特。
5.	他緊握著她冰冷的手，拖拉著她，但貞沒有上來，她的手愈拉愈長，始終看不到她的身體上來。(僵局) 說明：手愈拉愈長，卻仍看不到身體，這是詭異的描寫。
6.	他孤單地橫過操場的草地，斜斜地轉頭向堤岸那邊的廣大天邊做了一個經一的警視，彷彿害怕天會低陷在他的頭上。(銀波翅膀) 說明：在七等生描寫「天」時，其常用畏懼其低陷、蹋落的恐懼感，在例一、例二、例六中都能找到共例。
7.	最長的路不過幾碼而已，卻不斷在那裡來回走，幾秒幾分幾時幾月幾年地不停走，像個監獄。(跳出學校的圍牆) 說明：七等生刻意誇張地細數時間，強化感受的長度，並於「跳出學校的圍牆」一文中大量使用，相當奇特，在附錄一中我們會作進一步整理。

七等生的夸飾修辭有兩點比較特殊，一是呈現貶抑的感受，另一則是重複性使用同一種修辭語言的怪異情況。

關於第一點，七等生部分的夸飾修辭中，有貶抑的用法，尤其針對「天」，例如第一個例子中，云「天空黑得像要蹋下來似的。」把視覺的無形感受轉變成實體般的沉重壓力，這也是運用轉化修辭來加強，馮永敏把這種借助其它修辭手法的夸飾修辭稱為「間接誇張」⁷⁴，又如例 2. 中，則是把天比作蓋

⁷³ 摘自同註二，頁 12。

⁷⁴ 參見馮永敏：《散文鑑賞藝術探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年)，頁 250、251。內文言及誇張的方式，有兩種，一是直接誇張，指不借助於其他修辭手法的夸飾，二是間接誇張，指借助各種修辭手法的夸飾。

子一般，由於天蓋低下而怕撞到，例 6.也是給人天要蹋下來的奇特感受，筆者以為有種貶抑的味道，天原本是高不可攀的，但是七等生卻刻意壓低了，在例 3.中，對於學校中的師生，他卻用「鬼」來作量詞，也有輕視的味道。在例 7.中，七等生描述從教室走回寢室，每天不停地走，把學校視同監獄一般。其它的夸飾手法，廖淑芳以為七等生目的都在誇張動作情狀，以加強力的強度，使讀者的感受達到驚奇聳動的效果，這類的例子七等生是相當成功的，有時讀起來會有夢幻般的感覺，從藝術手法來看，這是偏向浪漫主義式的手法，從社會現實的呈現，這是相當不寫實的，但是從心理寫實來說，反而是加強寫實。即透過夸飾手法，讀者更能體貼作者的心理感受。

第二點是針對「跳出學校的圍牆」小說中大量使用類似例 7.中誇張強調的句型，而在其它小說中卻無此用法，僅見於「跳出學校的圍牆」一文，而且大量使用，在附錄中我們會進一步整理，這也可以說是七等生的特異之處吧。

(四)轉化

轉化修辭定義各家不同，這裡筆者從師說較為清楚，將「轉化」分為「擬人」和「擬物」兩大類，依陳師啟佑分轉化為：

- 一、擬人 (一)有生物、(二)無生物、(三)抽象物；
- 二、擬物 (一)擬人為物：1.將人「生物化」、
2.將人「無生物化」；
- (二)擬物為物：1.將生物「無生物化」，或將無生物「生物化」、
2.將抽象概念「生物化」或「無生物化」。

現舉例說明：

1.	他們的內心開始在焚燒著一壺熱水。(等待巫永森之後)
	說明：七等生的轉化相當出色，多是奇特的描述。這是擬人為物，用焚燒熱水的茶壺比作人心，將人生物化。
2.	就舉起一隻痛苦的手臂搖晃了一下，他望著她的痛苦從那舉起的手臂溢進黑暗中。(初見曙光)
	說明：這是把抽象的痛苦擬作液體，是擬物為物。
3.	她那正常的、端莊的姿容此刻更加勾魔著他，使他對自己的某種意圖恐懼起來。(分道)
	說明：這裡的「勾魔」一詞相當奇特，是造用新詞彙用例。此句是將人無生物化，姿容可以「勾魔」人，是擬人為物。
4.	那條懸掛著要潰碎的魂魄的絲髮已經觸斷了。(回鄉的人)

	說明：這是擬人為物，將人生物化，七等生描寫一個神經緊張的人，突然放鬆了緊繃的情緒，因此懸掛的絲髮突然處斷了，用懸掛的絲髮來寫神經。
5.	那男子漢的面目開始瓦解了。(阿水的黃金稻穗)
	說明：瓦解是指全部解體或潰散，用於人的面目是相當特殊的，有一種面目全非的奇特想像。這是擬人為物的轉化。
6.	還有你會說他們誠實的臉孔，其實是腐蝕性的魯鈍。(銀波翅膀)
	說明：這段話相當奇怪，七等生用抽象「腐蝕性的魯鈍」來寫臉。是擬人為抽象物的轉化。
7.	他左右觀望，他們都風化消失了，除了坐椅和水槽仍然存在。(回響)
	說明：人風化了，這也是相當奇特的描寫。這是擬人為物的轉化。
8.	他把臉貼在拉格的背部，想用聲音去敲醒他的脊骨神經：「朋友，別老是在閃目的街道競馳呀！」(隱遁的小角色)
	說明：這是聲音的摹寫，用人的聲音像物品敲醒人的脊骨神經，是屬於擬人為物的轉化。
9.	她每一次都為鞭聲震驚顫抖，鞭聲由那個佝僂的背脊傳到她的心坎。(結婚)
	說明：這也是聲音的摹寫，鞭聲可以傳到心坎，七等生其實是寫鞭子鞭打在人的背脊。是將鞭子擬作聲音，是擬物為抽象物。

七等生的轉化修辭也是相當奇怪特殊的，除了塑造奇怪意象外，比較特殊的應該是表達了作者要呈現的內心感受，在與其它修辭格比較，七等生用特異的轉化修辭，有更多的情況是表達了人物的感受，如例 1.描述了內心的激動如燒熱水一般，例 2.寫痛苦的呈現，例 3.寫為姿容勾動出來的恐懼感，例四寫緊張的情緒，例 9.寫鞭打的恐懼，而且這些情感的刻畫都很生動，且都很有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張健以為七等生小說中常洋溢著一股不安的情緒，而且很容易感染給讀者⁷⁵，在這裡我們正好能感受此情境。

文學語言中為了增強表達的藝術感染力，捕捉更生動、鮮明、活潑、親切、具體的真實感，當讀者閱讀時，必然被這種特殊的修辭手法所吸引住，進而重新解讀、感受作者所欲傳遞的意涵，也增強了文章的欣賞美感。作者善用的奇特聯想，運用轉化手法，讓讀者能夠思索、體會、玩味文字中的意涵，在這方面七等生使相當出色的，尤其他的想像豐富，形象的形容也十分有趣，在奇特中透著作者過人的智慧和豐富的想像。

⁷⁵ 摘自張健：《文學的長廊》(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0年)，頁 80-83。

(五)倒反

現舉實例說明：

1.	有人躁急的期望車子迅速衝過這股毒氣的薰陶。(我愛黑眼珠續記)
	說明：「薰陶」一詞本是用於好的方面，有教化、造就的意思，例如「音樂的薰陶」、「文學的薰陶」，在小說中七等生則反用了原來的意思，使這裡的「薰陶」有迫害的意思，增加趣味性。
2.	你和校長兩個人僵持在那佈置優雅的鬼房裡；兩個人都像看見了鬼似的十分驚奇。(跳出學校的圍牆)
	說明：在一般所謂的鬼房、鬼屋，應該是陰森恐怖的，這裡卻用了「優雅」來形容，「優雅」本是用於形容清靜雅致的場所，所以也是相當特殊的。
3.	那自然美麗的河道被多姿多彩地傾倒著污泥和工廠的廢料。(散步去黑橋)
	說明：「多姿多彩」一詞多用於形容人的生活不平凡、不單調，描寫美麗的生活，而這裡卻用來寫污泥和工廠的廢料，也相當具有創意。

七等生的作品中也常會使用倒反修辭，有時還會造成幽默的效果，例 1. 中用「毒氣的薰陶」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此外例 2.、例 3. 的例子同樣也為小說增添了一些趣味性，黃慶萱《修辭學》也說：

倒反辭的基礎正在「明達及合裡的精神」跟「會辨別矛盾、愚笨、和壞邏輯」的能力之上，所以應該是一種具有十足幽默感的修辭法⁷⁶。

不過在七等生得作品中，更多的情況是用於對話中的反問，由於口語上本就有使用倒反修辭的情況，因此七等生使用倒反的修辭中，比較特殊的是屬於詞彙意義上的倒反。

三、 結論

七等生可以說是台灣現代文學的一朵奇葩，讀過他的小說的人，往往都被他奇特的文體、情節所吸引，他的特點如果用一個字來代表，那就是「奇」。從文章修辭來說，他那種不合常理的章法，正是他給讀者的第一印象，也就是他奇特的文字運用，讓人難以順暢地閱讀，再加上他塑造的複雜意象，成就他鮮明的文章風格和深遂的故事情節。

探討七等生的作品必須對他的背景作一對照，如此對於其特異修辭方能做出更進一步的分析，張衡豪在《消瘦的靈魂》一文就說：

⁷⁶ 摘自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2002年第三版），頁474。

本名劉武雄的七等生，有個艱困、貧窮、受盡世人嘲弄的童年和青少年，其小說的開展，多是齧咬著這個成長的陰影而向各角度延伸。飢餓疾病的侵襲、社會的勢利不義、人心的消極、讀書人的自私和奴婢性格，而歸根究底，貧窮和他父親的遭遇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⁷⁷。

王景科也說，奇特的人生感受能使散文的立意新奇不凡⁷⁸，七等生不平凡的境遇，使小說的立意豐富深刻，張健也說「扭曲」、「變形」、「怪異」是七等生小說的一大標誌，不論人物與情節，都常有此一特徵⁷⁹。此外，對於語言的使用，陳惠齡於《修辭技巧論》一文中就說：

他們(按作者文意，此指文學家)的眼光常常穿過語言的「能指」(形象)層而進入「所指」(概念)層，進入到由「所指」層所構成的語義世界，藉著創新語言，展現他們獨特的藝術風格⁸⁰。

七等生的特異風格，是透過他獨特的語言來呈現，就如第三節的分析，有刻意營造的奇特譬喻、內蘊色彩鮮明的摹況、浪漫中帶有義涵的夸飾、奇特而鮮明的轉化、帶有趣味的倒裝等，這些修辭使七等生的文章讓人有難讀、新奇、怪異之感，而這就是他的特異之處了。在這些修辭格中，整體上而言所呈現的意象，營造詭異的意境與氛圍、刻畫怪異的人物形象與情緒，再透過作者奇特的想像和創意、創新的語言，這就是七等生特異修辭呈現的特色。

因此有不少研究七等生的學者都肯定他於文體勇於創新之功，例如廖淑芳在《七等生文體研究》中就說：

他的獨特文體提醒我們正視真實與虛構間駁雜齟齬的複雜關係，規範與新變不斷辯證融合的作用，文法要求與文學性表現的扞格之處，甚至所謂作品結構與真理顯現間相互關係的重新思考⁸¹。

肯定七等生在文學上獨樹一幟的創作態度和文體特色，當然，他所使用的修辭手法，不僅使人混亂，卻也使人為之吸引，這是他的缺點，卻同時也是他的特色，七等生迷人之處也就在這令人感到破碎、晦澀、驚奇的文字裡，呈現著作者令人訝異的創意，可以說這也是他文章給人的另類美感吧。

⁷⁷ 摘自同註八，頁 152、153。

⁷⁸ 摘自王景科：《中國散文創作藝術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 126。

⁷⁹ 摘自張恆豪 編：《七等生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3年)，頁 82。

⁸⁰ 摘自陳惠齡：《現代散文鑑賞與教學》(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1年)，頁 215。

⁸¹ 摘自廖淑芳：《七等生文體研究》，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頁 266。

參考文獻：（按出版年份排序）

一、書籍部分

1. 七等生：《來到小鎮的亞茲別》，台北：遠行出版社，1975。
2. 七等生：《僵局》，台北：遠行出版社，1976。
3. 張恆豪 編：《小說新潮 第一卷》，台北：小說新潮雜誌社，1977。
4. 張恆豪 編：《火獄的自焚》，台北：遠行出版社，1977。
5. 何欣著：《中國現代小說的主潮》，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
6. 七等生：《老婦人》，台北：洪範出版社，1984。
7. 七等生：《白馬》，台北：遠景出版社，1986。
8. 七等生：《精神病患》，台北：遠景出版社，1986。
9. 七等生：《校出學校的圍牆》，台北：遠景出版社，1986。
10. 七等生：《散步去黑橋》，台北：遠景出版社，1986。
11. 中國華東修辭學會編：《修辭學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1987。
12. 張健：《文學的長廊》，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0年。
13. 范培松著：《散文瞭望角》台北：業強出版社，1993。
14. 張恆豪 編：《七等生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3。
15. 鍾肇政編：《台灣作家全集 短篇小說卷別冊》，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年。
16. 李光連：《散文技巧》台北：洪葉文化，1996。
17. 楊振蘭：《現代漢語詞彩學》，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
18. 楊鴻儒：《當代中國修辭學》，北京：中國世界語出版社，1997。
19. 馮永敏：《散文鑑賞藝術探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
20. 王一川：《漢語形象美學引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
21. 王景科：《中國散文創作藝術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
22.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台北：春暉出版社，1999年再版。
23. 中國修辭學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修辭論叢 第一輯》，台北：洪葉出版社，1999。
24. 中國修辭學會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修辭論叢 第三輯》，台北：洪葉出版社，2001。
25. 陳惠齡：《現代散文鑑賞與教學》，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1年。
26. 李冀燕等編：《台灣文學》台北：萬卷樓出版社，2001。
27. 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2002。

二、期刊、論文部分

1. 呂素端：佛洛伊德《作家與白日夢》之理論檢討與應用 以七等生小說《我愛黑眼珠》為例，《國文天地》十三卷十二期，1975。
2. 周寧：論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 李龍弟的信念與本性，《中外文學》三十三期，1975。

3. 高全之：七等生的道德架構，《中外文學》四十二期，1975。
4. 陳明福：李龍弟：理性的頹廢主義者 再論七等生的「我愛黑眼珠」，《中外文學》四十七期，1976。
5. 黃克全：恐懼與顛怖 論七等生「我愛黑眼珠」中李龍弟生命信仰之辯證性，《中外文學》八卷二期，1979。
6. 呂正惠：自卑、自憐、自負 七等生「現象」，《文星》116期，1987。
7. 蔡英俊：窺伺與羞辱 論七等生小說中的兩性關係，《文星》123期，1987。
8. 金恆杰：失去了純真的晴子 評七等生《我愛黑眼珠續記》，《聯合文學》五十三期，1989。
9. 陳明德 記錄：洪水：在人性與社會現實中滾動 七等生「我愛黑眼珠」及其「續記」的討論，《文藝月刊》237期，1989。
10. 廖淑芳：七等生文體研究緒論，《台灣文學觀察雜誌》第二期，1990。
11. 廖淑芳：《七等生文體研究》，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
12. 蘇峰山：七等生的夢幻 兼論社會學的實在性，《台灣文學評論》第一卷第一期，2001。